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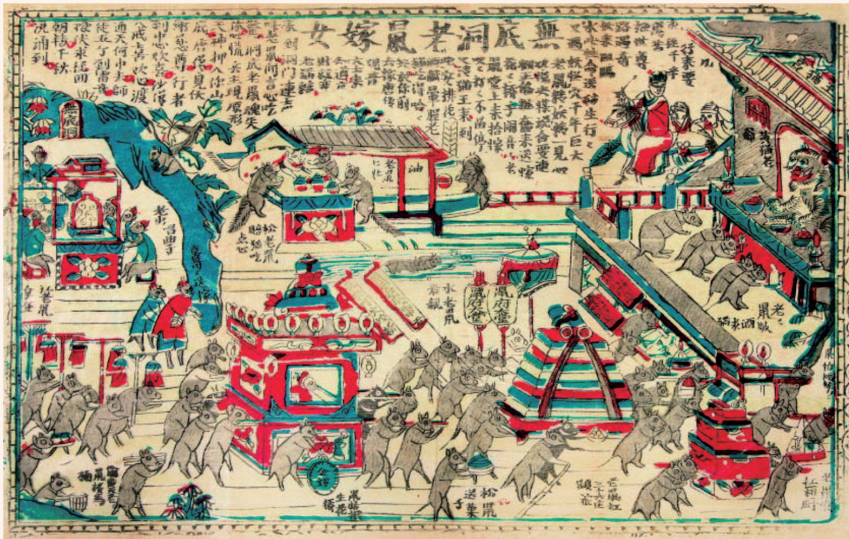
寻迹鼠画笔墨之妙

王 韧

从民间到宫廷，从乡野到都市；从承载民间信仰功能，到表现民俗生活、满足审美需求，再到成伦理、助教化，由“憎”变“崇”，鼠形象经过图像的形塑真实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。



←图1《老鼠嫁女》斗方 手工彩绘,54×40厘米,清代,绵竹年画博物馆藏



↑图2《无底洞老鼠嫁女》苏州桃花坞年画



←图3《老鼠娶亲》清代,湖南隆回

“谁谓鼠无牙，何以穿我墉？”(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)老鼠生性不可喜，以至于它的形象几乎很少出现在唐以前画家笔下，有著录最早的一幅鼠画《石榴猴鼠图》源自唐代的边鸾(北宋《宣和画谱》)。民间则不然，鼠画题材中，老鼠的造型因颇为迎合广大民众心理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，尤其在年画和剪纸中，夸张和拟人化的老鼠形象屡见不鲜，如“老鼠嫁女”(亦称“老鼠娶亲”)题材，在民间就广为流传。那么，老鼠的形象在人们的偏好中为何由“憎”变“崇”？作为独特的图像表现形式，这些老鼠题材的作品又折

射出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？

想象的“老鼠世界”：民间年画“老鼠嫁女”

年画是我国绘画中出现较早的一个绘画品种，远至汉代就已有新年门上贴画的记载，沈括在其《梦溪补笔谈》中讲述吴道子为唐玄宗绘钟馗事。吴道子得玄宗褒奖：“批曰：‘……因图异状，颁显有司。岁暮驱除，可宜徧识，以祛邪魅，兼静妖氛。仍告天下，悉令知委。’”(胡道静著，虞信棠笔，金良年编：

《胡道静文集·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版，第223—224页)后此钟馗图像经无数画工摹榻，在民间作为门神画受到追捧。可以说，年画真实地反映着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，是文人画和宫廷画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外的另一种文化现象。

其中，“老鼠嫁女”故事一直以来是年画呈现的一个经典内容，故事流布于我国、印度、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。最初“老鼠嫁女”在印度梵文经典《五卷书》中仅为一篇宗教寓言性故事，清钱泳的《鼠食仙草》中则描写了完整的鼠婚场面，

文末他提及：“按今邑中风俗，岁朝之夜，皆早卧不上灯，逛小儿曰：‘听老鼠做亲’，即以此也。”([清]钱泳：《精怪》丛话十六，见《履园丛话》，中国书店，1991年版)至近代，我国民间甚至还将正月十日至十二日作为“鼠嫁女日”，如：

(正月)十一日，夜不张灯；十二日，厨不动刀，谓之“鼠忌”。(清乾隆41年刻本陕西《临潼县志》)

(正月)十二日，名“鼠嫁女”，不炊米，谓之鼠忌，是夜家人息烛早寝。(清道光21年刻本陕西《榆林府志》)

(正月)十二日，夜不燃灯，燃则鼠啖衣。(清咸丰元年刻本陕西《澄城县志》，乾隆5年刻本《同州府志》同)

(正月)十日，名“鼠嫁”。是夜，家人熄烛早寝。十一日，夜不张灯；十二日，厨不动刀，谓之“鼠忌”。(清光绪18年刻本《新续渭南志》)

在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》(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)里更是收录了二十余篇来自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山东、云南、海南等地区的“老鼠嫁女”故事。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，这些鼠形象和情节

已经融入到我国民俗语境之中而具有本土特色。

“老鼠嫁女”题材的年画数量种类颇丰，风格各异，清代主要集中在四川绵竹(图1)和夹江、天津杨柳青、潍坊杨家埠、湖南隆回和绍阳、山西新绛、福建漳州、江苏苏州(图2)等地，有些作品在迎亲队伍的前列还加入了猫的形象，赋予了地域“老鼠嫁女”年画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。王树村先生收集编著的《中国美术全集·绘画编·民间年画》(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5年版)中，“老鼠嫁女”画面大多呈现一个共点，就是一只巨猫或收受鼠女的聘礼，或把送婚的鼠辈衔在嘴里，或用爪子抓着，一副趾高气昂的得意样子(图3)。

清雍正、乾隆年间，苏州年画达到巅峰，产量达百万张以上，苏州桃花坞的版刻年画尤为精细富丽，素有“姑苏版”之称(图4)。当时，有一首边唱歌边叫卖苏州桃花坞鼠婚年画的歌谣，十分生动：

年三十夜里闹嘈嘈，老鼠做亲真热闹。

格(这)只老鼠真灵巧，

(下转8版) 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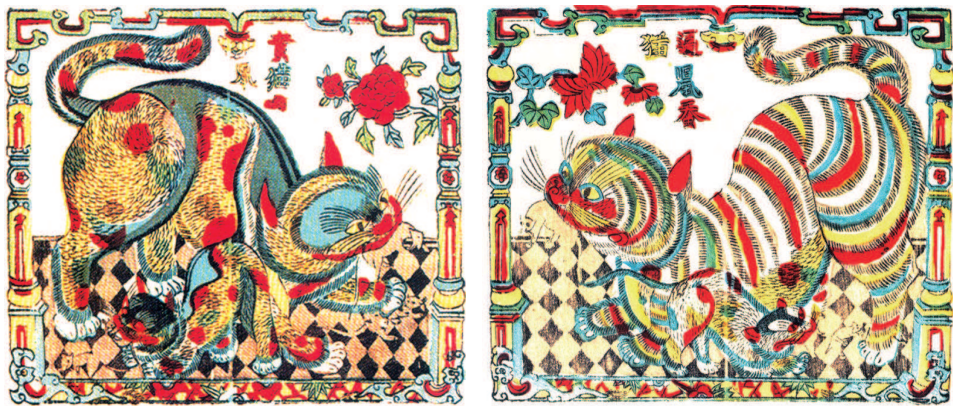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《黄猫啣鼠》《鼠啣猫》(对)门画 25×29厘米,清晚期,墨版套色,苏州图书馆原藏,现藏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